



小说报告文学卷

王國辰
作品選

WANG GUO CHEN ZUOPIN XUAN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小说报告文学卷

WANG GUO CHEN ZUOPINXUAN · XIAO SHUOBAOGAO WENXUEJUAN

王國臣作品選

(黑)新登字第1号

责任编辑：许长军

封面设计：王向群

王国臣作品选

(小说·报告文学卷)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79号)

哈尔滨市龙华印刷厂制版 哈尔滨市龙华印刷厂印刷
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 ·印张11.5·插页3

字数：210,000

1994年11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,000

ISBN7-207-02965-9/G·509 定价：12.00元

每套定价：36.40元

一个同行者的旁白

(代 序)

杨维玲

国臣坐在写字台前发呆，许久不语不动。

我凑到近前，见他面前的稿纸上列着长长一串名字，全是他一向敬重的名家、领导和师友，我明白了，他在琢磨究竟该请谁为他的“作品选”作序。

“你看我行吗？”我轻声问他。

他扭过头来，直直地看我，大概是揣摩我是否在跟他开玩笑。

不，不是玩笑，我态度认真且理由充分。

初踏人生之旅，我是他同期下乡的“荒友”；初习文墨，我也曾是他的文友；他坚持笔耕二十余载，我几乎是他全部作品的第一读者（他以往发表的八百六十万字作品中，有一半儿是我替他誊抄的）；同时，我还是与他风雨同行，已然共同生活了十八年的妻子。

他点头了。起身把写字台让给我。

拿起笔来，该从哪儿说起呢？

1970年夏天，黑河地区文化局在北安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，到会三十多人，多数是各条战线的业余创作骨干。我在那次会议上结识了他。当时我是龙门农场的宣传干事，他是苏家店农场五分

场的“知青”连长。他身材单薄，相貌平平，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，坐在会议室角落里，没谁格外注意他。到了讨论作品阶段，他爆了个冷门儿，一下子从黄书包里掏出了足有五斤干豆腐厚的稿子，小话剧、对口词、故事、朗诵诗、群口快板、山东快书……，不紧不慢绘声绘色地念了整整一天。那些用信纸、包装纸、彩色标语纸写成的“作品”，没有一篇当场通过的，几乎全部被“枪毙”了，但摆在桌上的那一摞“高度”与“厚度”，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

他告诉我，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《哈尔滨晚报》发表了他六行长短不齐的顺口溜儿，同学们一哄声儿地叫他“作家”。于是，在他根本不懂那两个字确切内涵的时候，便开始做“作家梦”了。这个梦，从一开头就充满了艰辛。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便丧失了劳动能力，母亲因为家庭拖累无法出去工作，兄弟五个他最大，家里的生活条件可想而知。上中学住校，每周末他步行十八里回家，往学校背一包足够下一个星期吃的大饼子。离家返校之前，四个弟弟列成横排，十二岁的二弟、九岁的三弟、六岁的四弟、三岁的五弟依次伸出藏在各自身后的一只小手，手心里都攥着一些拣废纸、碎玻璃换来的零钱——最多的五角，最少的四分。

（当时，四分钱可以在学校食堂买两块臭豆腐或者两碗清汤。）

每当这个场面出现，他总是急匆匆地抓过那些零钱，一声不吭，掉头就走。他怕，怕自己脸上的泪水冲掉弟弟们脸上的微笑……

在校课余时间，同学们如鸟出笼，成群结伙地跑出去玩，只有他独自一人躲在寝室里看书，看一切能找到、能借来的文学书

刊。

“停课闹革命”，他这个“红卫兵”的“革命行动”是写——写大字报、小字报、《造反战报》、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出脚本……

下乡之后，在“早晨三点半（起床），地里两顿饭，晚间看不见（收工）”的生活中他还在写，写出了后来我在文艺创作座谈会上看到的“五斤干豆腐”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一路不停地写下去，终于把自己写进了农场宣传队、农场局宣传队，写成了“编导”。1974年全省知青会演，给他带来了第一次“辉煌”。当时国营农场代表队演出的专场引起了轰动，这台综合性文艺节目的文字脚本大部份由他执笔创作，评书《塞北哨兵》、相声《赶车记》、话剧《边疆的种子》、朗诵诗《壮丽的青春》等等，电台录音，电视台录像，报纸杂志发表，出版社汇集出书，他本人在省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之后，又被弄到哈师大中文系去“工农兵上讲台”……

这段被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夸张得近乎可笑的经历，对他来说是一次肯定，一种鼓舞。

人在低头弓背奋力追求的时候，常常需要肯定，需要鼓舞。这种“肯定”和“鼓舞”，奠定了他人生价值的取向，也奠定了我与他共同生活的基础。

1977年初春，我们结婚了，开始了乞今二十来年的朝夕相处。在我身边这二十来年，他基本上没在“今夜”睡过觉，几乎天天熬到凌晨一、两点钟，偶尔破例，那是因为他遇上了特别高兴或者特别不高兴的事，喝醉了。

在黑河那些漫长的冬夜，他脚上穿着毡底棉鞋，腿上搭着棉被，肩上披着棉大衣，往桌上一趴就是六、七个小时。停笔之后，抓过事先备在旁边的酒瓶子捋两口，试探着活动好一会儿才

能慢慢站起来。上床，躺倒，我拥着他个把钟头才能把他凉透的身子暖过来。偏偏我的工作要经常外出，一年有半年不在家。在大都市装空调的宾馆，在小县城有暖气的招待所，我常常夜不能寐，惦记黑龙江边上那个靠火墙火炕取暖的家，思念家里那个不会照顾自己的人。在外面被人接待赴宴喝酒的时候，我的神思常常从欢悦热烈的气氛中游离，猛然想起家里的他。他这人在日常生活中笨得出奇，连最简单的饭都做不好，闹过不少让人笑不出来的笑话。粥锅里馏馒头，弄得锅结嘎巴、馒头“挂浆”，满锅台饭粒儿。凉水下锅煮冻饺子，一手拿勺子、一手拿本书，眼睛看着书，勺在锅里搅，终于把饺子搅成了一锅粥……有一次我在哈尔滨学习仨月回到家，一进门儿便满怀歉疚地想“表现”一下，问儿子：“爱吃什么菜，告诉妈！”我那当时只有四岁的小混蛋脱口说了一句：“爱吃爸爸做的酱油拌粉条儿！”我哭了。搂着儿子哭了半下午。

他一直是宣传文化战线的业务骨干，我比较早地被选拔出来当中层领导干部，两个人“比着忙”，时常谁也不顾不上谁。每逢我外出，他再为难也不说一句拖腿、抱怨的话，总是默默地帮我装包，送我上路。只要我在家，不管多忙多累我也陪他打夜班，他一边写，我一边抄，或者他前半夜写我后半夜抄，天亮替他把稿子寄走。省里的一家文艺月刊，最多的时候一年之间发过他十三篇作品，他交稿从不误期，也没有返工重写的时候。

说实在的，陪他熬夜，帮他抄稿，我感觉很充实，很惬意。清冷的灯光里飘着他吐出来的烟，静谧的小屋里只有“沙沙”笔响，隔桌对坐，我们在一起。这种“在一起”，不是谁都能做到，谁都能理解的。誊抄草稿的人当然是“第一读者”。抄着，读着，时常被吸引，随之激动或感伤，甚至不知不觉他落下泪来。《中国黑人》《倒霉的姑娘》《山神》《杨四姐告状》《水火姻缘》

《马老二送礼》《呼噜菜》《北大荒——北大仓》……一部部各种体裁的新作，取材于我们的亲身经历或共同的耳闻目睹（有些素材则是我为他提供或者补充的），通过他独特的透视、巧妙的编织，蕴着北大荒黑土地滋养出来的野火山风冰川雪阵一般的强烈爱憎，一番挥洒，一通倾吐，读起来特别亲切，特别解渴，甚至“解恨”！

三天三夜，五天五夜，最长八天八夜——他一回又一回地突击，一次又一次地“冲刺”。最多的时候一昼夜写一万三千字（我跟着抄的，绝对没夸张）。二十多年来，通过书报杂志、广播电视、剧院舞台发表的作品，加上个别没发的、一部作品改写几遍的文字量，他爬过的方格、写过的汉字大概超过一千万了吧？

——只多不少。

结果是什么呢？很多人都知道的是他曾三十多次在省以上获奖，几年前就被评上了广播电视系统为数不多的国家二级编剧，被同行们戏称为北大荒“地方名酒”，圆了他的作家梦；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他三十二岁发现脊柱弯曲，四十一岁开始戴老花镜，身高一米七四的大男人，近几年体重从来没超过一百二十斤。

“看你熬这个熊样儿，狼见了掉眼泪（没处下口），鬼见了犯嘀咕（谁是鬼呀？）”，图希个啥！”

亲友心疼他，谈笑间时常这样诘问。

一到这时候，他总是自嘲地一笑：“图啥？图希出名得利。”

这话，不完全是玩笑。“作家”毕竟不是梦出来的，想实现夙愿，就得写，就得拼，就得熬。作品发表就给稿费，虽然微薄，但能源源不断，实在是我们这个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补充。

两家老人就医、保养，孩子上学，添置家电，改善日常生活，资

助比我们困难得多的亲友，“礼尚往来”……仅靠我俩那点有数的工资怎么行呢？他常年熬夜，除了志趣所致之外，有“挣钱”意识。但我知道，他不是那种为了钱什么东西都写、什么稿子都卖的文人。看过《致命伤》《T 字路口》《盗案背后》《旷野女尸》的读者，可能会认同我的观点——他写的“通俗文学”作品中，同样充满了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。

1980年春节期间，我的老母亲突然中风失语、半身瘫痪，住进了黑河地区医院。陪护的只有我们夫妻俩，因为工作和孩子的拖累，他守在病房的时候居多。喂饭、喂药，料理排泄，翻身、按摩，讲笑话，念“唱本儿”……全忙完了，老人睡了，他却不能睡，想睡也没地方儿。前面摆只方凳当桌子，后边放倒个方凳当椅子，在病床旁坚持写作！收入这套集子中的中篇鼓词《杜十娘》和另外两个短篇小说，就是这期间的成果。

他是个作家，但不是职业作家，甚至不能算是“专业作家”。多年来他一直顶岗位，有角色，他是在竭力完成本职工作之余坚持创作的，而且作品的题材、形式还常常被“工作需要”所规定，所左右。在北安农场局当文化干事、宣传队长，他的主要作品是舞台演出的节目脚本。在黑河地区艺术馆当创作编辑部主任，主办综合性文艺刊物《黑水》，他辅导什么实践什么，编辑什么练习什么，几乎涉猎了文学创作的各个门类，各种形式都拿出一些上乘之作，还为地、县专业剧团创作了一批获奖剧本。担任地区艺术学校校长和地区文化局文化科长期间，创作了一批电视文学剧本，成为当时“黑河电视剧”创作群体的主要骨干。考入黑龙江省宣传文教干部学院上学，利用课余写了一批中、短篇小说，在校两年发表三十二万字，夺得省政府首届文艺创作大奖。调进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，当广播剧编辑、文艺部副主任期间，写出了六十九部集广播剧文学本，为黑龙江广播剧连续多年在全

国夺冠出了把力；同时还创作了上百件广播文艺作品，策划、撰稿、导演了五届长度为五个半小时的大型春节晚会。1993年初改行到黑龙江电视台文艺部当导演，他的主要创作实践随之转入电视文艺晚会的歌词、小品和串连脚本。他写的《北大荒——北大仓》（原名《向北方》）、《酸甜苦辣都是歌》（省视《北方直播室》主题歌）、《立交桥》、《打赌谣》、《又回故乡》、《迎春大字令》等歌词，算是这个时期的例证；他撰稿并导演的《七彩铺路石》（黑龙江首届养路工人节晚会）、《春满声屏》（省广电系统职工春节联欢会）、《历史在注视》（希望工程晚会）、《梦寻北大荒》等电视文艺晚会节目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；他呕心沥血为东北三省'95春节晚会《关东人》撰写的串连辞，博得了领导、专家、同行和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……这一系列的经历、足迹和成果，说明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“杂家”。

对于他目前的工作岗位来说，“杂家”可能是一种优势；然而要在创作领域攀登高峰，“杂家”则远不如“专家”。

“如果我以往发表的八百多万字全是小说，会怎么样？”他这样问我。问完并不等我回答，径自叹息一声，作罢。从1968年下乡，到1986年调回哈市，在十八年的边疆生活中他至少积累了四部长篇小说的素材或题纲，但因为一直没有整块儿的时间，难以开笔。

辅导业余作者，修改、编辑他人的作品，为筹办一场个把小时的电视晚会一、两个月昼夜兼程，（播出后多数观众不见得留意片尾字幕中撰稿、导演的名字！）从社会工作的角度看，这是一种“贡献”，而从一个只要有时间便可以出作品的作家的精力付出来说，无异于一种牺牲。

总得有人做出种种牺牲。

他的“牺牲”不止于此，我们的儿子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

——“爸爸总给别人说事儿！”

他热情真诚，阅历丰富，思想深邃，又有很强的概括能力和表达能力，认识他的人都愿意跟他交谈，首当其冲的就是我自己。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，我最大的乐趣是听他说话，跟他唠嗑。在外边忙一天，赶回家伙晚饭，只要他能在旁边端杯茶或者拿支烟不停地“得咕”，我就心满意足。他到中央党校来看我，同学们接待他，他乘着酒兴侃起人生来，说得我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们心悦诚服，一脸钦佩。每逢朋友们聚会小酌的时候，“压轴戏”总是让他说点什么或朗诵几首他自己写的充满人生哲理的小诗……因此，时常有人来找他“排忧解难”。工作难题，家庭矛盾，去留抉择，公事私事难心事，全是文学艺术以外的事。不论谁来，不管什么时候找到他，他总是认真对待。静静地听完之后，他总能从中悟出道理，找出“结症”，说出个“一二三”来。

求助的人满意地离去，他被挤占的写作时间只好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睡眠时间来填补。

因此，朋友们称呼他“老师”、“六哥”、“政委”、“老保姆”……

靠才气加勤奋换来许多作品，用能力加热忱交下许多朋友，他是“富有的”。我拥有他，感觉比他还富有。

当然，他也有苦恼，也有遗憾，也有难言的无奈，难违的“命运愤力”。

搞经济管理，当企业头头，工作的需要和便利使我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，祖国各地。每每身处古都、名胜、风景区，我常常想起他的一些令人叫绝的词句——

“千年的梦想化做一声雷，喊出一条大河叫黑龙江；端起来，三江波七彩，浇出一幅大画叫黑龙江……”

“大脚板儿拍醒黑土地，大烟儿炮催开达紫香；亚细亚的风卷来太平洋的浪，海南岛的鞋沾走北极村的光……”

“小鸡不叫天也亮，大江不开水也流，高山不动地也转，长风不刮云也游……”

“大铲车掘开无数大煤矿，大粮仓堆起千朵莲花山，大电站偏偏叫做小丰满，大森林绿荫遮盖大小兴安……”

如此豪壮的作品，屡屡博得盛赞。我曾亲耳听到有人夸他有“高山般的气魄，大海样的胸怀”，一句话把他说哭了——不是激动得失态，而是瞬间产生了反差极强的联想——他至今没游历过任何名山大川，没有亲眼见过大海！

一个搞创作的人，该多么需要多么渴望观光采风的机会呀！

可是不成，以往要么因为他所在的单位“穷”，要么因为他所担的角色“忙”，总之是一向穷忙，只有“下乡”的份儿，没有登过真正的“山”、下过真正的“海”。——这，对他不是一种缺憾，一种局限么？

于是，我不止一次地下决心，暗暗许愿：

我要攒一点钱。攒够之后陪他出去旅游，让山之精华水之灵秀滋养他的身体，他的心境，他的作品。

我一定要提前退休。退下来之后，跟他合作写长篇小说。（不再是单纯的“誊抄”，而是真正意义上的“合作”。）

乞拜苍天，让我如愿！



王国臣近照

2000.11.10

目 录

一个同行者的旁白（代序）	杨维玲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中篇小说

致命伤	（ 1 ）
山神	（ 66 ）
T 字路口	（189）
杨四姐告状	（220）

短篇小说

“王八老赵”和他的女婿	（266）
寒冷的夜晚	（277）
紧急特殊情况	（280）
不幸者	（288）
如今这年轻人	（292）

报告文学

那羽，我想告诉你	（295）
“熊猫大叔”和他的“部落”	（304）
他在黑暗中发光	（317）
崎岖人生路	（325）
当今梨园女状元	（332）

致命伤

一 突如其来的打击

不幸无所不在。

在人们的生活中，由于自然灾害、意外事故和犯罪活动造成的不幸事件时有发生。人们在表示过惊讶、同情、体恤、感叹或者愤慨之后，很快就会忘记那些不幸。人们诅咒不幸，躲避不幸，甚至不愿让不幸的影子在自己的心目中停留。然而，一旦那不幸事件降临到自己或者亲友头上，那情形就大不相同了……

从听到消息到颓坐在办公桌后，足有半个多小时，刑警队长曹杰始终一声没吭。多年搞刑事案件，几乎天天跟泪水和鲜血打交道，他的憎恶和痛惜常常被冷静抑制着，久而久之，感情已然“麻木”了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

曹杰慢慢地抬起头来，看看面前那两个刚从现场回来的刑警。俩小伙子正冲他发傻，不知是该离开还是该说点什么……

“谈谈情况吧。”曹杰咕哝了一句。

“啊，是这样……”时常给曹杰当助手的小张站起身来，从提包里拿出一把剔骨尖刀放到曹杰的桌子上，“周铁剑是在自己家的床上被这把剔骨刀杀死的——他身穿内衣，躺在床上，这把刀插在他的后心上。哦，这刀柄上有字——刻个‘一三五’。刀柄上没留下指纹，现场没有搏斗痕迹。地上有一只摔碎的碗，还有从那碗里洒出来的面条，已带回来化验。房门没有撬痕，室内只

有报案人赵大风的足迹……”

曹杰摸出一支烟来叼在嘴上，直到划着的火柴烧手也没有点烟。他扔掉火柴杆儿，将手伸向电话机。

法医韩雪，是个秀美端庄、温柔恬静的女性。区法院的人，无论男女老少都爱跟她接触。闲暇的时候，健康咨询，影视探讨，汇报恋爱进展。倾吐个人烦恼，或是开开玩笑，她都来者不拒，颇具耐心。但没有人敢在她工作时打扰她。这时候她会变得尖刻、易怒，让人下不来台。

被催了两次之后，韩雪披着白大褂一阵风似地来到电话机前，抓起听筒就喊：“我正在做解剖！什么要紧事儿不能下班回家说，非得这个时候……”

听筒里传来曹杰一声低吼：“听着，周铁剑被人杀害了！”

“什么？铁剑？开什么玩笑——昨天夜里他不还跟你一起抓逃犯来的吗！……喂？喂喂，曹杰，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“……你去看看梁云。”

韩雪赶到周铁剑家的时候，梁云早哭成了泪人儿。除梁云外，屋里还有两个人，两个身穿工商行政管理制服的人。一个是位三十来岁的少妇，正接着梁云的肩膀一边劝她“别哭”，一边陪她掉眼泪；另一个是个五十大多身材矮小的小老头儿，独自坐在沙发上，闷头抽烟。这两人韩雪认识——少妇是市场上收管理费的，姓姜；小老头儿呢，是区工商局的一把手郑凤山。

“梁云……”韩雪靠在门旁喘息了一会儿，轻轻地叫了一声。

“韩雪？”泪眼模糊的梁云慢慢地站起身来，猛然扑向韩雪，“韩姐——！”

韩雪急忙迎上去，将梁云抱住。

小姜和郑凤山对视一下，分别朝韩雪点点头，默默地走了出去。

“韩姐……我的命……命好苦哇……”

命——苦？是“命”吗？

韩雪抬起眼帘，凝望墙上悬挂的那张大照片。照片上的周铁剑是那么英气勃勃，一双黑亮黑亮的眼睛燃烧着热情的火焰、闪烁着希望的光。照片上的梁云呢？圆乎乎的小脸上写满了纯真，透露着幸福……

眼前模糊了，韩雪恍然回到了十几年前——

那时候，她在嫩江边的一个小屯里插队。

原先三十多人的知青点儿，到了一九七五年只剩下三女一男四个人了。四个人来自四个地方——韩雪是宁波人，睡在她左边的陶芙蓉来自北京，睡在她右边的梁云是当地县城的姑娘，而对面屋那铺大炕上剩下的周铁剑，则是从哈尔滨下乡的。四个年龄相仿的青年在一起相依为命，相互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。

三个姑娘都爱那一个小伙子。

爱，是本能的，自然的，她们早都到了该爱的年龄了。当时梁云二十四岁，韩雪和陶芙蓉都二十五岁了。周铁剑也二十五，只是生日比韩雪小一点比小陶大一点。三个爱一个，不仅仅是因为别无选择——论人品，论长相，周铁剑可以说是这个知青点里最突出、最优秀的男性公民。如果不是能走的都走了，发生在那座茅草房里的竞争，恐怕不止是“三比一”。

爱，在韩雪心底萌生许久了，可她一直没敢流露，父母双双“自绝于人民”，她自觉“政治条件太差”，不敢攀附，也怕牵连心上人。

爱，时时闹得梁云心绪不宁，可她犹豫不决。除了怕周铁剑